

欽定唐書

卷百二
十六之
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
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
福而此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
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顚顚以謂朝有新政今風
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浸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

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督都諡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愬仕爲靈昌令遂爲縣

人懷慎在童丱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
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
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
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
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
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
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
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鑿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

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
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
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
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
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
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
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炎曠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
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
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
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
貨培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吏牧遺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

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

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
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
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
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
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
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

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
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
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頲爲之文帝自書子與奕

與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
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
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
水陸都會物產環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賊敗故以
與代之汙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

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
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
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
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
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
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
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礪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

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絃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絃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絃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譏

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
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
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
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
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
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
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
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
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賜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
遙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

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忤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